

漫谈“屋南小筑”所在

叶修成

水西庄查氏是清代天津著名的大家族,也是著名的大盐商。查氏用经营盐业所得的丰厚收入,在天津建有两处建筑群落:一处天津老城内,以“于斯堂”为主体;一处在外城以西,以“水西庄”为主体。其中,“屋南小筑”就是一组重要的小片建筑群。

“屋南小筑”,是查为仁兄弟在乾隆四年(1739)夏季建造的。据《竹村花坞集》《沽上题襟集》卷五、卷八载,

建成时,查为仁、查礼、陈皋等人各为它作诗一首。“屋南小筑”是一组建筑群。据汪沆《津门杂事诗》载,它主要包括九处景点:午晴楼、花香石润之堂、送青轩、小丹梯、玉笠亭、若槎、读画廊、月明撇笛台、萱苏径。据《沽上题襟集》卷四载,乾隆五年(1740)夏季,查礼移居到了“屋南小筑”。之后,“屋南小筑”就成了查氏兄弟和宾客们雅集游玩、诗词吟咏的欢会之地。

“屋南小筑”,又称“舍南小筑”。这个“屋”,这个“舍”,据《澹宜书屋六咏》载,实际上指的是“澹宜书屋”。“屋南小筑”,顾名思义,就是指“澹宜书屋”南边的小片建筑。查为仁《屋南小筑落成》诗中就曾说过“小筑无多在屋南”。据杭世骏《查莲坡墓志铭》载,“澹宜书屋”建成于康熙五十九年(1720)夏秋之季。这时,老城外的“水西庄”还没有开始兴建,那么“澹宜书屋”应是建在天津老城内的。

另外,《津门杂事诗》说:“莲坡昆季新辟小园于道南,颜曰‘屋南小筑’。”意思是说,查为仁兄弟在“道南”刚刚建造了“屋南小筑”。“道南”这个词,在查为仁《押帘词》中曾经出现过。《浪淘沙·雪珂移居》中说:“隐隐走柴车,载得图书,飘然来共道南居。”词中吟咏的是乾隆四年

(1739)秋季,刘文煊搬迁到“于斯堂”旁边的新居来住这件事。据《押帘词》《沽上题襟集》卷一载,搬迁时,刘文煊作诗和填词各一首。查为仁这首词就是为唱和他的词而作的。由此可知,刘文煊的新居在“道南”,新居旁边的“于斯堂”也在“道南”。

据查日乾《重筑于斯堂记》载,“于斯堂”是在康熙中叶建于天津老城内的。“于斯堂”在老城内,那么“道南”也就在老城内。依此,“道南”的“屋南小筑”固然也在老城内。

《天津卫志》卷一载:“康熙十三年,总镇赵良栋因民居靠近城墙,有碍马道,且城楼内藏火药,深为不便,令尽行拆毁。离城三丈,不许民间起盖房屋,以后永为遵行。”据此可知,康熙时代,天津老城内,四面距离城墙都留有丈宽的空白地带,作为“马道”。因而,上文中所讨论的“道南”之“道”,实际上是指老城内北城墙根下的“马道”,“道南”即指“马道”之南。“道南”的“屋南小筑”“于斯堂”,以及刘文煊的新居均位于北城墙根下的“马道”的南边。

东溟别墅菊百种

吴裕成

清康熙五十一年(1712)九月,寓津的文安举人陈仪作客赏菊,有《就菊》诗。诗题注,“东溟别墅菊百,安氏园分来”。十余字,花、园、人,引出一段沽上文化美谈。清代地方志载,诗人龙震东溟别墅在城东南约一里路的海河闸口下游,盐商安岐的沽水草堂在城东南六里。安岐家中菊,移到龙震园里来。龙氏邀文友诗朋赏秋色,陈仪赋诗“人果萧疏才似菊,花能隐逸亦曰陶”,再加上“乱倚西风开口笑,笑子今日不牢骚”,写

菊也写人。安岐字仪周,号麓村。这位名声昭著的盐商,不仅因为雍正时捐修城墙,还精于收藏,如今天津博物馆镇馆之宝宋代范宽《雪景寒林图》曾是他的藏品。

龙震诗两题。一为《九月二十三日谢麓村送菊》:“麓村培养满园秋,佳色分移不待求。高矮担来一百本,红黄开出几千头。”二为《客来就菊》:“花能耐冷心非傲,人好寻秋眼便高。霜雪何曾改气色,壶觞可与泻牢骚。”

黎宗尧的义诊

曲振明

著名眼科专家黎宗尧,留学美国,归国后在天津行医。早年,天津砂眼患病率较高,黎宗尧工作之余,积极参加天津青年会为平民义务诊治活动。他得知北洋女医院缺少经费和医生,从1926年3月起,每逢星期三、星期六上午,坚持在该医院义诊。

他还参加天津联青社为平民义诊活动。1927年春,他在东马路崇仁宫组织平民诊所,一切医药费,概不收取,每日医治数十人。随后又在平民集中的河东沈王庄设立诊所,他在这两处每年治病人数

达万人。他参加天津青年勉励会为工人开展的义诊活动。调查发现,一家地毯厂的百余工人中竟有82人患砂眼。随后,黎宗尧在工厂办起临时医务所,免费治疗,使许多患者得到诊治。1929年,天津青年勉励会医疗服务工作转移至河北达仁诊所。附近“各厂有病工徒来请诊治者甚多。春季曾举行种(牛)痘运动一次,有2800余人种(牛)痘,其中工徒则占其大半。此外又设立施医院一处,所请各医生皆牺牲时间,热心服务,成效颇著”。

张城与《升官图》

章用秀

张城,字寿甫,受黼,笔名瘦虎。原籍四川,清末民初时期,久居天津。其祖父、父亲均是画家。张城幼承家学,能文善画,一生主要从事绘画事业,对山水人物有较深造诣,尤其擅长仕女工笔画。他画的杨贵妃,体态雍容华丽,栩栩如生,从其所画的纱帽缝隙中,竟能窥见贵妃的发丝,手法工致细腻,令人叫绝,故有“张美人”之称。他的作品曾多次参加天津画展,博得好评。

张城常创作一些讽刺当时社会腐败黑暗的作品,发表在当时报刊上。其中,最为脍炙人

口的就是《升官图》。画中,一太师椅上坐一腿跷脚的美女,手持绘有黑龙江地图的折扇。美女脚下跪一官员,手指着美女踢给他的官帽。画上题款有“愁父”“醒汉”,并画了两方印“时评”和“不要脸”。整幅画面除题目“升官图”外无一文字说明,但当时人们一看便知:原来,此图是讽刺小军阀段芝贵为谋取黑龙江署理巡抚之职,献名伶杨翠喜贿赂皇族贝子、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的丑事。

《升官图》送到《醒俗画报》,社长温小英、主笔陆辛农十分赏识。就在画已印完,准备随刊单页派发时却遭扣发,陆、温愤然辞职。张城由此得“愤世嫉俗”之名。

老南市里的报馆

晓愚

天津老南市因娱乐、餐饮的红火,聚集了五行八作各类人等,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热点新闻、社会舆情和闲杂趣闻,故而吸引了大量的报社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前来采集、搜罗各类素材,丰富报刊内容,吸引读者眼球,增加报刊的发行量,更有不少报社干脆就把“大本营”扎在南市,就地取材,现趸现卖,方便快捷,据说鼎盛时期,开设在南市地区的报馆就有二十余家。

由于年代久远,如今有据可查的报馆,如开在南市荣吉大街、大舞台戏院东侧的天津中南报社,以及同在这条街上的国强报社在当时都很有影响力。《国强报》的经理杨少林,因为社会活动力极强,被人们戏称为“南市市长”。

当然,老南市最有名的报馆当数创刊于1915的《益世报》,它的创办人雷鸣远是一位比利时籍天主教传教士,曾是望海楼教堂神甫。《益世报》社原址为老南市荣业大街上的一座青砖二层小楼,附近的居民称之

为“老报社”。上世纪30年代,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,《益世报》亦经常发表反日的文章和社论,成为抗日的舆论先锋。《益世报》因此多次遭到当时政府的警告,其主笔罗隆基还险遭暗杀。

七七事变后,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文田于7月27日在寓所召开“七人会议”,做出关于天津抗日的几项决定,并在发动攻击的同时向全国发布抗日通电,7月29日天津《益世报》即发表了通电的全文,其中有“日人日日运兵,处处挑衅”“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,当即分别应战,誓与津市共存亡,喋血抗日,义无反顾”等内容,成为国内反抗日本侵略,捍卫国家主权最为激烈的大报。

此后不久,临危受命的报社总经理生宝堂先生即被日本特务在万国桥(今解放桥)绑架,受尽酷刑致死。《益世报》虽在天津沦陷后的1937年8月被迫停刊,但也在天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●老城厢旧影

仓廩街

张 建文 并 摄

位于老城里,东起东马路,西至道署东箭道,北连维善里、江苏会馆、宁康胡同、小药王庙东,南与经司胡同、丽日胡同、义仓东胡同、奎星里相通。中段有一分支至南不通行。该街全长230余米,宽5米左右。据史料记载,明宣德年间,在此建有仓廩存储



漕粮,运粮车马往来于此形成街道,故称仓廩街。1996年改铺沥青混凝土路面。后在旧城改造中拆除。

花玉兰初闯唐山,这打炮戏可就演砸了。

陈艳楼见唐山观众喜欢解气过瘾的戏,迅速决定改演《大溪皇庄》《戏迷小姐》等剧目,这类戏没有过于复杂的情节,但有反串其他剧种、曲种的表演,很是热闹。陈艳楼、花玉兰夫妇曾重金延请评剧、京剧、昆曲乃至曲艺各路名家悉心教授小花玉兰,演这类戏,他们对女儿还是极有信心的!果然,小花玉兰一演即红,观众天天满坑满谷。有一天演《戏迷小姐》,小花玉兰唱京剧、唱梆子、唱大鼓,学得惟妙惟肖,她正一段儿接着一段儿反串,突然有观众喊:“来段儿皮影!来段儿皮影!”小花玉兰一下子蒙了,她没听说过皮影啊?!

散戏后,陈艳楼买了一匣点心,带女儿来到附近的皮影园子,表明求教之意,皮影艺人热情接待了他们。小

花玉兰这才明白,原来皮影戏是有人在大幕后面耍驴皮影人儿,用灯光把影子照在大幕上,配唱的都是男艺人,唱女角儿的得掐着脖子唱。小花玉兰可犯了难,一位老艺人看出她的心思,亲切地说:“丫头哇,男的才捏脖子唱呐,你嗓音又细又高,使你本嗓儿唱就中咧!”老艺人认真仔细地传授给小花玉兰一段儿皮影戏《王宝钏登殿》。当晚的演出中,小花玉兰再演《戏迷小姐》,唱够了京、评、梆、单弦、大鼓,她又说:“哎呀,我还没够戏过瘾呐,我呀,我再来一段儿皮影《王宝钏登殿》!”观众闻之惊喜异常,立即响起满堂彩声,小花玉兰唱的皮影,是一句一个劲儿。她初出茅庐闯唐山,大红而特红。

津 沽 文 丛

舞台外的小花玉兰之三



初出茅庐 闯唐山学皮影

刘万江

小花玉兰的父亲陈艳楼自幼拜唐山莲花落艺人月芽红为师,母亲花玉兰则是唐山落子早期名伶白菜心的得意高足,评剧发源地唐山,在小花玉兰父母心中,始终是神圣的热土与第二故乡。1950年冬季,18岁的小花玉兰已成长为挑大梁的名角儿,唱红了津门大小园子和周边各地,她的父母觉得该带女儿“认祖归宗”了,便携小花玉兰到唐山小山献艺。

考虑到女儿的综合条件,小花玉兰的父母将她的打炮戏(名角儿新到一个地方演的第一出戏)定为《苏小妹》,该剧表现的是宋代才女苏小妹与词人秦少游的爱情

故事。小花玉兰嗓音柔润纤细,演唱华丽委婉,扮演女装时的苏小妹妩媚多情,后面苏小妹女扮男装,小花玉兰改为小生扮相,不仅风流倜傥,还在舞台上当场题诗,一手漂亮的书法令观众赏心悦目。谁想,唐山观众偏好高亢激昂、解气过瘾的大口落子,认为从天津来的这个年轻的角儿演戏“温”,开戏不久,台下便纷纷议论:“这角儿唱戏咋不使劲儿呐!像小蚊子叫唤似的!”舐犊情深的老艺人月芽红正坐在台下观察大孙女的演出效果,听到议论很是气愤:“这唱腔儿哪儿不好咧?!大叫驴嗓门儿大,不耐听走人!”老爷子和观众吵起来了,小